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时代创新

博士 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创业孵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马凤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国际大学创
新联盟执行理事长 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颜振军

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近30年，已初步形成创业孵化行业，并谨奉时代使命，开放创新。在社会共识凝聚、市场发力主导、政府强力推动的大背景下，未来更将朝着创业服务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生态型方向发展，推动我国建设创业经济，发展创业型社会。

发展现状与经验

我国自1987年开始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初期成功探索和中期政府强力主导基础上，近10年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功能专业化、技术服务平台化和组织网络化发展，即由政府单一投资建立的社会公益性孵化器扩展到政府、公益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投资机构独立或合作建立的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性与营利性孵化器共存的多元化发展，从单一经典综合性孵化器向包括专业孵化器及现代多种衍生类型孵化器的组合发展，由单独依靠科技资源向依托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等优化重组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由在高新区内建立向创业者聚集的基层纵深发展，由建立个体孵化机构向建立以孵化器为核心、以网络为手段，吸引创业资本、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和研发机构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孵化生态体系过渡，由传统单一场地依托型孵化向以天使投资、创业导师等为主的创业核心资源依托型发展。

此外，改革开放还促使孵化器的创业孵化活动进入了开放时代，从内部“自系统”封闭运作不断与社会积极开放融合，一批更具市场化特征并触发早期创业活动的“新模式孵化器”在各地兴起和发展，海外孵化器建设和国外孵化机构来华开展孵化的海内外互动孵化新局面初露端倪，由孵化行业兴起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深入开展并影响到社会广泛层面。

目前，不包括新型众创空间，全国有科技企业孵化器1700多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就业150万人，已毕业企业超过5.5万家，其中上市和挂牌企业近500家；大学科技园115家，大学生科技创业基地200多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5万个，不仅培养出大批创业企业和创业家，还广泛培育了创业精神和创新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创业孵化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条件。

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功，获得了诸多宝贵经验。首先，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建设步伐相一致，孵化器结合了市场需求，又超前于市场，引导了市场需求。我国科技管理战略决策者敏锐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发展契机，将孵化器纳入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强力推动，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政策和资金落实到位，并提供了大量的物理设施与人力资源支持；孵化器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的社会发展广泛需求，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年代产生的创业大潮提供了相得益彰的土壤条件，为国家建成了大量科技创业基础设施。

其次，我国制定了保障孵化器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和制度，以创建科技企业为核心的企业孵化器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小企业发展战略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了发展创业孵化器的国家意志。

第三，孵化器提供了与经济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创业基础服务，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

运营模式，切实服务创业创新。包括在“基础设施饥渴”年代提供了物理空间与通信、办公设施，提供了局部优化的商事环境，还为创业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市场开拓等基本的支持服务。

第四，将科技企业孵化器搭建成一个互动平台，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促进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园等机构的技术、人才和资本、信息等资源的聚集，形成了政府、孵化器、创业者以及相关要素互动的支持圈子与网络，使得孵化器成为我国最好的创业平台。

第五，孵化器以及孵化器管理者积极努力，高效工作，创造了丰富的服务促进模式、发展模式与经营模式，并通过持续监督与评估及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不断创新发展，在自身的多层次网络中相互支持、协同发展。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还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发展水平亟待提高。首先，对孵化器支持科技创新和创新本质和意义的认识不够充分，支持孵化器和创业企业的政策环境尚待健全。虽然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发展创业经济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还不够清晰，创业型社会建设还未提上日程，未能摆正当前利益与孵化器战略发展的关系，围绕创业活动开展孵化服务活动的意识还未深入人心。

其次，我国产学研体系尚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虽然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但更大的问题是科技体制改革伊始即着重强调解决的产学研融合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第三，孵化器的公益性与经济性双重属性与现行体制与机制融合不足，利益机制缺陷严重。这涉及政府、孵化器所有者与经营者、孵化器与创业者多对利益关系，部分地方政府还没有放弃孵化器“所有者、管理者兼经营者”三位一体身份，重复着以前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政事不分、产权不清和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等问题，致使国有孵化器普遍存在行政化、非理性现象，服务管理人员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部分私营孵化器业务异化现象严重，缺乏制约；非营利组织机制尚未建立。

第四，孵化器结构趋同，商业模式不健全、盈利模式单一，创新不足。过载体化现象严重，重资产、轻服务，重建设、轻培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等社会资源的嵌入及整合不足；坐等孵化，对创业企业的调节、干预能力较弱，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我国孵化器区域发展不平衡，高层次专业化服务人员短缺，整体数量和质量尚难满足不断增长的科技创新服务需求。上述这些问题都将随着时代进步和我国孵化器的深化发展逐步加以解决。

时代特征与新需求

当前，我国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方式转变和动力转变新常态。按照党中央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加快内外开放，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科技创新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我国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更广范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的驱动力。要加快包括创业孵化在内的科技服务业发展，顺应网络时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创业服务平台，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培育各类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

当前，我国形成了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和发展格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大众创新创业具备了雄厚基础和发展条件。遍布各地的国家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有力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支撑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带动全国创新创业格局不断优化，规模加速扩大，活跃度大幅提高，效率显著提升，创新创业成为具有时代气息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中央政府和各地不断完善推动创新创业的系统政策，为我国创新创业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

大众创新创业具备了雄厚基础条件。新技术革命为大众创新创业提供了便捷工具，让社会大

众可以快捷地将创意和想法转化为现实产品，降低了创业门槛和成本；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为大众创新创业提供了条件保障，我国创新能力走向世界前列，大量研发成果具备通过技术创业实现商业化的基础和强大需求；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为全社会提供了电子商务、O2O等创新平台，以互联网应用为核心的创新创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不断深化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带来了更多破坏性创新的机会，而破坏性创新就是技术、文化和商业模式的融合；高素质人才为大众创新创业提供了智慧源泉，青年创新群体和致富奔小康的民众激发了通过奇思妙想和创新创业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愿景；宽容失败、鼓励个性的社会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认同创新创业的社会价值，吸引更多人投身创业；民间蕴藏的存量资金具备转化为创业资本的巨大可能，一大批成功企业家具备向创业者提供天使投资服务的意愿和能力。

当前，我国创新创业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科技创业热潮汹涌澎湃。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社会高速发展，科技创业的形态、特征不断演化，发展出一些新趋势：创业主体从“小众”到“大众”，出现了众多草根创业者、大企业高管及连续创业者、科技人员创业者、留学归国创业者；创业活动从内部组织到开放协同，内生创业、衍生创业以及公司创业活动动力十足，大公司和大学及研究机构衍生创业活动体现出资源基础优势；创新与创业融合发展，云计算、信息安全、生物技术、智能社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大批高水平创业伴随着高水平创新的创业活动集中涌现；高校院所和大企业开放仪器设备与创新平台，互联网、开源平台降低了创业成本，更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选择创业；创业理念从技术供给到需求导向，出现了更多商业模式创新，改变了商品供给和消费方式；社交网络链接了青年创客的奇思妙想与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户体验成为创新创业的出发点。跨区域的创业活动越来越发达，哪里有新市场，哪里就有创业，创业活动也反过来不断拓宽新市场；创业活动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创业资本强度大幅增加，风险资本切入创业活动的阶段不断前移；跨国创业活动也已值得预期；个体创业成功的同时涌现出更多的团队协作创业；创业成功的周期大大缩短，短短若干年即诞生出创业明星的事例不再是神话；围绕产业创新的创业活动不断缔造新兴产业，创意产业、新能源与环保等领域的技术创业企业迅猛发展；成功企业家担任起创业导师，形成了奖掖后进的创业氛围。

孵化器与孵化的核心就是创业服务。科技创业大发展，对创业孵化行业产生了巨大需求。创业服务也在向高端化发展。创业的本质既是创新，也是企业家创造性的资源组织过程，包括创新技术的市场化过程与知识产权的转移和商业化过程，人才、资本的组织与调度，技术与商业伙伴的缔结，市场的开发等，既考验着创业家的能力与智慧，又提出了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所需服务的永恒课题。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创业服务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催生出一大批市场化、专业化的创业孵化机构，包括以天使投资人为主主要为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对接配套资源的投资促进型机构，以聚集成功企业家、创投专家、行业专家等创业导师侧重对创业者的创业教育、培训和辅导的培训辅导型机构，由面向创业的媒体创办的、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包括宣传、信息、投资等资源在内的综合性创业服务的媒体延伸型机构，依托行业龙头企业等组织提供行业社交网络、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产业链资源及资本对接等服务的专业服务型机构，以及提供互联网资源、开源软硬件平台、开放实验室及创意思交流空间，将创客的奇思妙想和创意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创客孵化型机构，构成了我国创业服务市场中一道新的靓丽风景线。特别是一批有实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企业加入到创业服务活动中，为创业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发展导向与趋势

中国创业市场已经崛起，围绕创业服务的创业孵化业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新时期将以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发力，科技孵化由“器”之形转向“业”之态，服务对象由“小众”转向“大众”且细分出若干细分市场，孵化模式由以孵化器自身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以基于国内资源的创业孵化转向全球配置资源等为主要特征，形成多种力量、多种模式、多种机制共同促进的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格局。这既是适应我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科技创业大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市场与政府共同发力。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启动了一系列政策释放市场潜能，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启动商事制度改革等系列举措，推动大众创业创新，释放创业红利。

在此格局下，我国孵化器将步入公益型与营利型并行，后者逐渐主导之势。公益型孵化器主要以原有的政府、大学、社会组织等创办的孵化器为主，这些组织也将继续发起建立一些公益型孵化器，但政府直接创办孵化器的行为会越来越少，而是加大对各类组织建立孵化器提供资助。各类市场主体主动作为，建立的孵化器更多采用营利型模式，并同时提供公共服务。但同时，建立非营利型孵化器仍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相对落后地区，以克服“市场失灵”。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及国营孵化器的民营化之势也将出现，这涉及未来孵化器利益结构的合理化。在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传统的国有国营创业中心面临分类改革或改制，一部分将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乃至民营企业，也可能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运营模式。这将有利于传统孵化器去行政化，调动经营团队创造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深刻影响全国孵化器总体格局。

其次，科技孵化由“器”之形转向“业”之态。我国已成为全球创业最活跃地区之一，创业经济初露端倪，大量经济参与者不仅有无穷动力和激情进行创新，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大量创业型公司崛起。因此，我国创业孵化机构数量必将大幅增长，成为新兴行业。孵化机构的形态也会更加丰富，并不拘泥于形式，也会由传统科技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比如挖掘农副特色产品的农业白领孵化器，农村草根孵化器，创客与极客空间，院所与企业内设孵化机构，虚拟孵化器，高校实训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导师制工作站等。

第三，服务对象将由小众转向大众且细分出若干细分市场。在投资促进型、培训辅导型、媒体延伸型、专业服务型以及创客孵化型“众创空间”的基础上，将发展出更多轻资产，重服务的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利用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不同行业和特点的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的独特需求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创业服务平台。

产业孵化器将会涌现，其孵化重心不再是若干初创企业，而是专注于某个新的细分产业或提升既有产业，沿着细长的产业链条提供精细的产业孵化服务。其不同的模式包括以“互联网+”为方向的，以内生创业、衍生创业以及公司创业活动为主并结合外源创业的市场端主导的，以及混合型等，将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服务业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跨界融合等领域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科学产业孵化器将诞生。其由创新端主导，以一个科学或技术平台为基础整合其他种子资金、导师、市场渠道等孵化资源，其孵化活动前移并深度嵌入创新链中，实现产学研机制融合。可能有两个方向，一是培育体制内的科学创业家，发现通才并促进其成长；二是吸引特定细分领域的创业者。

第四，孵化模式由以孵化器自身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孵化业绩不主要源于孵化硬件，而是有效的孵化模式。孵化模式即孵化器促进科技创业企业成长的策略方法，包括提供给创业者何种资源、如何提供等。我国从学习美国孵化器的基础商务服务模式开始，到吸纳以色列的“教练+投资”模式。随着孵化实践不断深化，创业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孵化器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探求更为有效的服务供给。如面向产业、面向问题组织技术、资本、人才、产业等创新创业资源要素，在提供第三方乃至第四方服务上成为服务方式不断创新的创业资源组织者、集成者，成为专业面向全球竞争提供高端服务的“创业服务商”。

小而精的孵化器将站到前台，实行小批量、高强度、集约化孵化，包括直接投资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创业导师，创业资源高度集聚，完成高增值服务。他们不再至少同时孵化多少创业企业，而是至多孵化多少，国外（现在国内）也有人称之为“加速器”，创新能量巨大。他们能够建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业生态，帮助创业者制造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高质量利基产品，从而满足渐成主流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创造新的投资空间，并创新投融资方式。那些动辄数万平米、聚集数百企业的地产型孵化器，仅靠企业自身创新发展的模式将逐渐式微。

一些经典孵化器将提升为实施主动孵化的“众筹、众包、众创”孵化器。审慎选择创业者是经典孵化器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创业项目的方向上没有发言权，只能坐等孵化。“三众”模式的孵化器将“发包”创业项目，针对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市场需求，主动将创业者、创业资金与技术等资源组织在一起，实施主动孵化。随着“三众”模式和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普及，这类孵化器将以比经典孵化器更加高效的方式呈现在创业者眼前，并得到欢迎。个体能够成为产业资源的组织者，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生产开始出现，传统大规模生产模式逐渐向柔性化、智能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按需生产、规模定制变为现实。用户作为产业生态中的重要角色，将直接参与到产品构思、设计、制造、改进等环节。这将改变封闭的产业资源配置方式，让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更加自由流动，创新产业组织新方式。

第五，以基于国内资源的创业孵化转向全球配置资源。近年来，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庞大的市场资源与全球愈加高度融合，对国际创业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国外也对我国更多放开市场，便于我们利用两个市场、两种人力、两方资源，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的努力将更加有效。

因此，哑铃型结构的国际企业孵化器发展正当其时。哑铃的一端是，我国一部分孵化器将转型或建立国际企业孵化器，一些国外的孵化机构来华建立或合作建立中国本土的孵化机构；另一端是我国孵化器赴海外建立或合作建立海外孵化基地。海内外两端一体化的孵化活动将使阶段孵化、技术与资金孵化等互补合作，加速企业成长。经哑铃型孵化器孵化成功的企业也更加国际化，促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

第六，我国孵化器将形成行业整合趋势。面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复杂化、全球化，单个孵化器将难有大作为，全行业以及全链条的协调融合将显得不可或缺。

创业社区型孵化器将得到发展。众多小而精的孵化机构与相关专业特色创业服务资源高度聚集，除了导师、天使等，面向创业服务的相关资源还包括财务、法律、心理咨询、创业公寓等生活及娱乐服务，形成创业者找圈子、找技术、找项目、找钱、找人、找咨询、找代办的创业生活生态圈。社区型孵化器主要扮演服务管理者角色，服务这些专业机构，并统一规划，协调促进。

沿着企业成长生命周期运作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孵化链条将更为普及。具有单一功能的某一机构或者自行延伸链条，或者与其他链条机构整合，为初创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同时，回应企业孵化以及产业孵化的需求，孵化器将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服务行业合作共进，朝着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企业孵化器协会呼之欲出，将以孵化器为主体、整合集成全国创业孵化各种相关要素，发挥重要的促进功能。

马凤岭：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天津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创业孵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参与科技部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的编制，著作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理论与实务》和译著《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颜振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大学创新联盟执行理事长，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第一篇企业孵化器领域博士论文作者，曾任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处长、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北京创业孵育协会首任秘书长。